

寻味荆州

沙市大连面的“前世今生”

□ 刘德建

去年夏日,与老伴从黑龙江折返辽宁,抵浪漫之都大连。这座被黄海与渤海半环绕的滨海城市,与长江之滨的荆沙天各一方。千山万壑横亘,使两地呈现出不同的地貌,乡音、风物和饮馔习俗不尽相同。用素昧平生、视同陌路、人地生疏……表达疏离的成语将他们覆盖,皆不过为。

距大连2000余公里的荆沙地区,位于江汉平原腹地。荆沙是旧时行政区划的联称,意即荆州古城与沙市。如今两城合二为一,曾经的痕迹渐渐消弭。他们毗邻春秋楚郢的南侧,同祖同宗。古人的过往在刀笔吏手中龙飞凤舞,书中竹帛的沧桑可考可稽。不像大连名字的由来含糊其词模棱两可,只能用形态说、音译说来诠释。但大连城市的美丽与文明,不是说说而已。

从云贵州一路东来的西南官话,在荆沙已至尽头。这座江北岸的古老城市,每当晨曦微露,“大连”就在这片西南官话的城市反复提及。这是因为滨海的大连,严丝合缝地契合了荆沙的早餐“大连面”。很多外埠人氏旅行荆沙,楚人多会隆重推介“大连面”的汤浓味鲜,沉浸在杜撰的故事里津津乐道。毋庸食客不谙大连面的来历,即使以此为营生的老板亦困惑不已。

三人成虎、众口铄金……楚天大地流布30余年“大连面”词汇,却在荆沙人的话语中活跃得精彩纷呈。堪称荆沙美食地标的大连面究竟源于何方?大连面,来自大连乎?

乾隆年间,扬州面馆比比皆是。倒不是面条宜于果腹,而是一碗面条亦能花样百出。

“面有大连、中碗、重二之分。冬用满汤,谓之大连。面有浇头,以长鱼、鸡、猪为三鲜。”荆沙食客读到这里,会不会大彻大悟?原来大连面与东北的大连无涉,而是发端于东南扬州的满汤面。李斗唯恐世人不解“大连”的生僻晦涩,刻意赘加“冬用满汤,谓之大连”。对发

端江淮的“大连面”皆要借助注释才能明了,何况千里迢迢之外的荆沙?

《故训汇纂》厚如城砖,汇集先秦至晚清的文字。仅“连”的单字意义及名家旧注151条,是不是浩如烟海?在涓埃小楷中寻觅“连”的注项,遗憾的是字里行间“连即满”毫无踪迹。

《辞海》包罗万象,但“连”字的注释远不及《故训汇纂》丰饶,区区十五条,“连即满”的释义同样未见分毫。

其实,汉语中用“连”充当“满”字亦有一二。文人骚客常用“连天”替代“满天”“连冬”则是整个冬天。王昌龄的“寒雨连江夜入吴”之“连江”,方家大多译作冷雨洒吴江天地或润江。

“连就是满”虽未能名正言顺地忝列典籍之中,却被诸多雅士推崇。“连”泛指“满”印证了李斗大连就是盈盈汤汁的面条。大凡汤水充沛的面条,皆能用大连称之。

“长鱼,鸡,猪”三鲜,在扬州大连面品项中微不足道,因为它们并非大连面的极品。彼时,更有豪者“不惜千金买仕商大宅”经营大连面,诸如“涌翠、碧苏泉、槐月楼、双松园、胜春楼诸肆,楼台亭榭,水石花树,争新斗丽,实他地之所无。其最甚者,鲸鱼、斑鱼、羊肉诸大连,一碗费中人一日之用焉。”可见扬州大连面的奢华与昂贵。

扬州大连的浇头变幻无穷,不像荆沙仅将添加了“长鱼、鸡,猪三鲜”浇头的荤汤面称为大连面。在荆沙若没有添加鳝丝、鸡丝、肉片的荤汤面,即使汤水四溢亦不叫大连面,且随浇头的多寡,中连、小连鱼贯而来。

30余年前,仅仅30余年,“大连面”一词重现于荆沙。略有差异的是,李斗原本专指宽泛的大连,在荆沙被专指有鳝丝、鸡丝、肉片的汤面。此是对扬州“大连”词意的一知半解,虽无饮馔之虞,却令荆沙人困惑不解。

2019年,与老伴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。一路东南寻味



江淮,品味大煮干丝、蟹黄汤包还有五彩斑斓的扬州炒饭和硕大的肉圆狮子头。《扬州画舫录》描述的大连面盛况令人向往,然遍寻不得,问及诸多业内人士,人人惆怅。

2013年《扬州晚报》刊登的《扬州面条大变》,只算得上是一篇怀旧文章。兹摘抄于下。

“在清代扬州诸多食肆中,面馆的风头最劲。在面馆诸多面条中,大连面最有名。所谓大连,是大碗连汤面的简称,品种有鲤鱼大连、蚌蟹大连、斑鱼大连、羊肉大连……大连面在长江中下游曾经非常流行,现在湖北省的一些地方还有大连面,但扬州已经见不到了。”

其实,荆沙早年面馆“油大码面”的“荤面”,无论添加浇头与否,皆为大连面。这种清末就流行于荆沙的早堂面,若添加细碎肉粒(小码子)与肉片(大码子)称之为“荤面”,仅有一勺小码子则为“素面”。因荤汤面多在晨间用膳,故以早堂面称之。尽管大连面名词屡见不鲜,然早堂面的称谓仍处低柱中流。

大连面发源于扬州,没落于扬州,却光大于荆沙,且经久不衰,这岂能用人文、风物来阐释?若分析其缘由,是不是符合笛卡尔的哲学理念,那就是“我思故我在”。



月季花开美荆沙。(张梦瑶 袁澧 摄)

人在旅途

春日见雄安

□ 何爱萍

“兴来每独往”,行至雄安,是一次偶然。

时间仓促,并未做太多的准备,这种出发,让沉闷的日常生出难得的生机。

到达北京大兴时,还未看清楚传说中世界奇迹“凤凰于飞”的机场造型,热情的朋友便将我们迎入怀抱。这样,我们在朋友的邀约下,进入雄安新区之前,顺路去游一游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。

对动物园的期待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积累,总会有一个时刻,心里会沉淀出一种渴望亲近的冲动,回应它的召唤,去看它,去悦它。之所以沉迷于动物所营造的世界,与其说是对世界的热爱,不如说是对人间的深情。因为这仅仅只是一次来访,我们终究会回到大海的故乡。

相聚的时间很短,在和斑马撞衫的欢乐中,在对烈火鸟忠贞的讨论中,在蓝皮小火车的交汇中,对窗春日的当下仿佛映照出天长地久的况味。

先去了白洋淀,消解了对芦苇荡的无知之后,朋友约定我们在次日的清晨,走一走白洋淀长廊。

手握着返程的机票,朋友来接。惊喜一个接着一个,好景一处处连着一处。本地人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,绕开了取着好名字的宽街大巷,带着我们踏进北方的沃野。一望无际的小麦地向我们无所顾忌地敞开,油绿的麦子打开天际的晨光,而这一切属于世界的平常,却于我们来说是得未曾有。这种辽阔和豪迈足够征服南方的精致娇秀,我开始更加确信,一方水土,一方人杰。

久居北方的人,不会在意飞扬的柳絮有没有人跟随,也没有人在意飘落的绒花有没有人安慰。上了河堤的南方人,回头看见满身尘土的车身,突然理解了自己对中年优雅自持的不懈追求,也顿悟了平凡琐碎中更真实和深刻的生活。飘飞的柳

生活感悟

悬崖上的绽放

□ 黄丽丽

前几天我在阳台晾衣服时,看到对面楼顶居然有一片新绿。细看是有人在天台上种了蔬菜。菜苗一个挨着一个,密密麻麻地排成几列。一阵微风吹过,一片片叶子随风摇曳,舞动起来,在阳光的照耀下青翠欲滴。在一片喧嚣的街道中,这片绿油油的菜地仿佛沙漠中的绿洲,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。生活从来不限制人的行动,在钢筋水泥的楼房中,能拥有一块可以自己打理的菜园子,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!

这让我想起,前两年外出拍摄偶遇到的一处古宅,宅子的房顶居然长出了一棵树。大树穿墙而生,根系紧紧地扎根在墙上,枝繁叶茂,犹如一把撑开的大伞,将整个房顶都盖住了。水泥灌筑的楼顶没有深厚的土层,大树独自接受了四季的考验,站在房顶上拼命向下汲取养分,向上吸收更多的阳光雨露,昂首展臂自在逍遥。不受环境的约束,在哪都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

植物是这样,人更是如此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博主,他将租了7年的老破房改造得舒适干净,富有生活气息。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,有自己动手做的植物标本,有配件拼成的画,还有悬挂的植物盆栽。屋外小小的阳台上,种满了植物和蔬菜。谁能想到在一片破旧的楼里,有这样一间充满生机

的小房子。房子是租来的,但生活不是,尽情地去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。

在不断努力和探索中,生活总是会带来很多惊喜和浪漫。网上看到海妈的故事,为其花园里的盛放惊艳。春天踏着步伐走进了海蒂花园,各色各样的花映入眼帘。花儿们都被精心地安排,郁金香、百合排成一列,绣球花和紫罗兰自成一队,旁边的胭脂扣团成一片花瀑布,各种花朵竞相开放。花园的主人海妈说,春天的花园比夏天盛开的花园更好看,因为看的是生机和力量。正如她在《海蒂的花园》中写道:“从每一朵花中感受喜悦,在平凡的土壤里也能开出属于自己的浪漫”。

在平凡的生活里,无处不有浪漫与欢喜。林清玄在《心田上的百合花》里描述了一株长在高达数千尺断崖上的百合,生于峭壁只能吸收着有限的水分和土壤中的养分,深深地扎根,直直地挺着胸膛迎风而立,终于在一天清晨它开花了,那一尘不染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,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。

世间的每一种惊艳绽放,都来自厚积薄发和不遗余力。穿过黑夜与迷雾,循着心中的那一缕阳光,向上生长,泥泞中也能开出最美的花朵。

心情随笔

阳光斜斜地洒落在茶桌上,手中白瓷杯里金色透亮的茶汤散发着柔和的光,茶汤顺滑绵柔地在舌面一滑而过。这先苦后甘的酣畅,让我感受到人生也如喝茶这般有苦有甜。思绪在这一刻穿越千年,东坡先生那飘逸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前,身穿薄衫,脚踏木屐的他,悠然自得地在石边烹茶。他轻吟吟咏:“活水还需活火烹,自临钓石取深清。”他的心境如瓮下初春的微风,轻柔而持久。他独自一人品着茶,听着半夜僧人的打更声,笃然地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。这一杯杯茶,不仅是岁月的凝结,更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。在这宁静的时刻,我仿佛与东坡先生一同品味人生。

我对茶的热爱源于父亲对茶的挚爱。在我年幼之时就对父亲那只积满茶垢,盛满茶叶,形影不离的玻璃茶瓶充满好奇。每当父亲喝茶时,只见他的喉结轻轻滚动,茶水咕咚下肚,顷刻间满足与宁静便在他的脸上铺开。父亲的一生遭遇不少坎坷,然而他总能沉稳应对。如遇不顺,父亲会坐在角落静静地喝茶,当他站起来,脸上的阴霾便会消散,我从未听父亲有过抱怨和不满。我想,茶也一定是父亲生活智慧的源泉。

历史上爱茶的文人志士不少,胡适先生是资深茶客。虽身处异国,茶始终是他的忠诚伴侣。在他国外的书房中,酒精炉上的茶壶静释放着热量,为静谧空间增添一抹温馨与宁静。水声响起,他小心翼翼地将滚烫的水注入透明玻璃杯。毛峰在水中翩翩起舞,仿佛是冰上的舞者,绿色开始渐染水中,茶香也在小小的书房弥漫开来。胡适先生轻轻端起茶杯,沉醉其中,仿佛在与历史对话,与智慧碰撞。尽管世事变迁、远离故土,举家分离,他都能以恬淡之心应对。

同样爱茶的杨绛先生,在耄耋之年写下的《喝茶》中,以茶为镜,映照人生。她笔下的茶,在杯中翩翩起舞,沉浮间诉说着人生的起落。在《将饮茶》里,先生曾写下:“茶不过两种姿态:沉,浮;饮茶不过两个动作:拿起,放下。人生如茶,沉时坦然,浮时淡然,拿得起,放得下。”先生喝茶就像捧着自己的一生,心平气和、细细品味。我也不禁从中汲取到先生泰然处之的力量。

每一口茶汤都在诉说着人生的故事,每一种滋味都是生活的馈赠。拿起茶杯,品味其中深意;放下茶杯领悟生活真谛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,我都将保持一颗笃然的心,从容面对。

整理衣柜时,一排排纯色系衣物映入眼帘。随着年龄增长,越来越爱简约的服装了。日常很喜欢的一组搭配,是纯白衬衫与牛仔裤。稍加点缀,就能演绎出别样风情:踏上黑色高跟鞋走在商务区,是干练利落的职场人;戴上蝴蝶结丝巾在公园晒太阳,是明媚的田园女孩;背上条纹帆布包去海边,就是度假中的松弛少女。最平平无奇的款式,简约耐看,却能有千变万化的美。

极简的生活美学,在中国古代早有代表。宋代的汝窑瓷器以“天青色”为经典,明代《五杂俎》中有一句“雨过天晴云破处,这般颜色做将来”,常被用于形容这种颜色。当下过一夜的雨停,天光逐渐覆盖大地的时候,厚重的云雾仍像棉絮一样堆在天空。偶有缝隙之处,透出一种独特的蓝色。那蓝中带着三分柔白,三分翠绿,两分晨光初乍的通透,还有两分若有若无的雾气,又在边缘处与云层渐变交织。这简简单单的一抹素雅颜色,简单而细腻,让人品味无穷。

极简的色彩是一种美,而简单到极致的“空白”也是美。在安徽旅行时,我被徽派建筑的“留白”打动。只见灰瓦白墙如泼墨山水,几何线条黑白分明,寥寥几笔,便勾勒出画中人家。建筑是主角,也是背景。上空飞过一只喜鹊,这画面就灵动了起来。左侧的柳杨从白墙上拂过,便在画面中点亮盎然的绿意。挑扁担的老爷爷路过,又将画面定格成一瞬间的人间烟火。一墙一景,一草一木,这极简的“留白”,却带给人无限想象。

阅读一事,也是越简单,越精彩。年轻时贪婪,“买书如山倒”,读起来却常常囫囵吞枣。正如朱光潜说:“多读而不求甚解,譬如驰骋十里洋场,随随便便,徒惹心花意乱,空手而归。”后来发现,读书不在数量而在质量。初读看故事,随人物跌宕起伏,就像自己又多活一次人生;复读品感情,相思中柔肠百转,人世间五味杂陈;再读品文字,或清新朴质,或想象瑰丽,或哲思飞扬。少即是多,难怪苏轼在诗中写道:“旧书不厌百回读,熟读深思子自知。”

与人相处,“极简”也“丰富”。假期时,我与学生时代的好友相约海滨旅行。平常各自忙于俗务,我们最珍惜这一年的相会。漫步在长长的沙滩上,聊聊心事,看看海,相视一笑胜千言。海鸥乘风翱翔,正如我们的相伴,默契而自在。人生得一知己好友,远超泛泛之交无数。

原来,表面看似简单的一件物品、一片风光或者一段情感,却蕴藏着丰富的美好。只要用心就会发现,“极简”的质感与深度,也是生活之美的艺术。

妈妈对生活,总是充满了智慧和热情。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、平淡如水的岁月,被她经营得有滋有味、温暖美好。

小时候,妈妈总爱带我到田野里玩。见着漂亮的小花,她会弯下腰,连同好看的小草一起采下。抱着一捧花花草草,妈妈才会眉眼弯弯地唤我回家。进了家门,妈妈便走到水池边,将花儿铺开,细致地把泥土洗干净,挑出黄白的小雏菊,修剪好插到瓶子里。她用手拨弄一番,似不甚满意,歪着头想了想,将花取出修了层次,又抽出两根狗尾巴草配上,这才开心地笑起来……那些随处可见的野花,在妈妈眼里俨然成了高雅的艺术品。她总说:看看这些小花,长得多好,开得多艳!摆在家里,生活都更美好了。妈妈像个艺术家,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,用一把把野花,将我们的生活装扮得诗情画意。

舅舅家有一大片桃园,每年都会给我们送来满满一口袋桃子。看着吃不完的桃子,妈妈默默打来一桶水,将桃子一股脑全倒了进去,麻利洗净,削好皮。她将勺子小心地从桃子底部探进去,顺着桃核用力挖,半块桃肉便下来了,再剜去桃核,另一半桃肉也出来了。就这样,没多久就出来一大盆桃肉。妈妈将桃肉倒入锅中,加上白糖和水煮了起来。不一会儿,胖乎乎的桃肉在沸水中上下翻滚,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香甜的味道。妈妈趁热将这一锅美味分装到玻璃瓶中,拧紧盖子倒置。妈妈告诉我们:这样放凉后,瓶内的空气和罐头会收缩,盖子就会收紧。好吃的桃子,就可以保存很久了。妈妈像个魔法师,总有办法把生活中的美好尽可能持久地留存。

时光荏苒。转眼间,妈妈退休了。怕她无聊,周末我赶回去陪她。吃完晚饭在小区散步,走着走着,妈妈突然蹲下,拿着手机左调右对。我疑惑地凑过去,只见镜头里,一只干净小巧的蜗牛正安静地趴在叶片上,在早晨温暖的阳光里酣睡。周边一片虚幻的绿,衬得原本就小小的蜗牛更加惹人怜爱。妈妈极投入地拍了好几张,仔细斟酌后留下最满意的一张。看着眉眼弯弯的妈妈,我一时有些感动:那些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场景,在妈妈的记录下,无一不充满灵动的美。

在妈妈眼里,生活中的万般平凡,皆是美好。日复一日的平凡琐碎,都在妈妈手中变着花样,演绎成专属她的生活美学。

诗和远方

朝圣天姥山

□ 谢方生

登上神仙居天姥山
在诗的殿堂中肃立沉思
透过缥缈的雾岚
隐约看到诗仙李白
披头散发从古栈道上走来
昂天而歌,捶壁以拳
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
使我不得开心颜!”
光芒万丈的诗章
示示文人的品格尊严
天姥山被点化
岩石有了诗的硬度
云霞有了诗的灿烂
飞瀑有了诗的激情
鸟鸣有了诗的隽永浪漫
我,一个岭南的诗歌信徒
千里迢迢来到山上
聆听诗仙的谆谆教诲
斩断六根欲望执念
淬炼一副铮铮傲骨
撑起诗境那片蓝湛湛的天

草色青青

□ 陈祥细

我家门口有一条小港
两岸是青翠的芦苇荡
背后有片茂密的木麻黄
夏日炎炎,我们便泡在水里
躲在芦苇荡“打水仗”,“抓特务”
清澈的欢笑与嬉戏声交织
构造一幅生动而唯美的画面
我不知道芦苇算不算草
芦苇荡,木麻黄,我和我的童年
缠绕着。从摸虾抓蟹到搞鸟捕蝉
从吃芦根、包粽子到编制篱笆墙
童年,一晃而过

浪迹天涯时,回味那段岁月